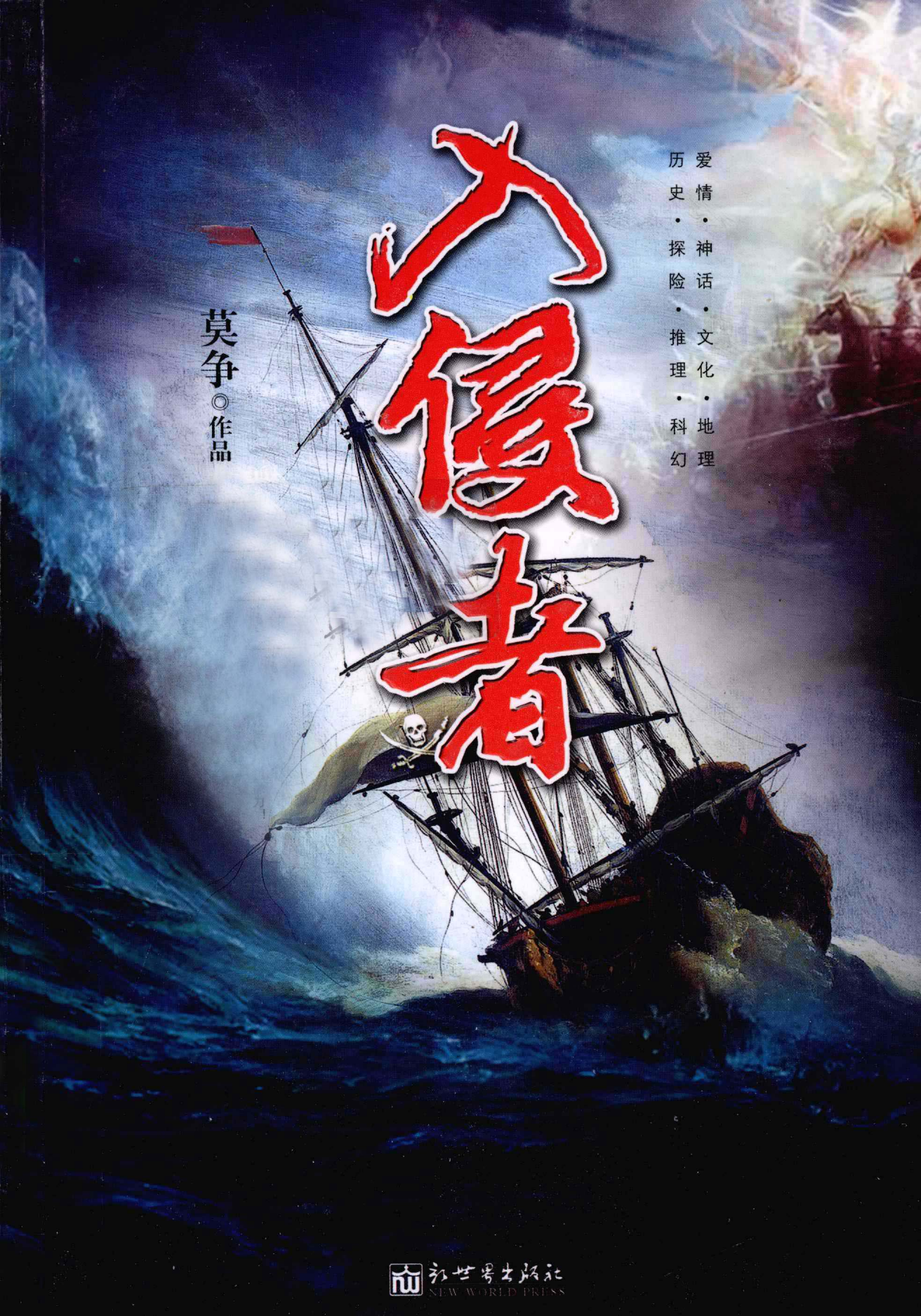




入侵者

莫争◎作品

历史 · 爱情 · 神话 · 文化 · 地理
· 探险 · 推理 · 科幻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入侵者

莫争◎作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入侵者 / 莫争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104-1155-7

I. ①入…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9236 号

入侵者

作 者: 莫 争

策 划: 黎 靖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155-7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自序

说来好笑，这本书是我梦到的。

梦中甚至把题目和提纲都想好了，看来的确有不明信息入侵了我的大脑。

如此入侵，荣幸之至，热烈欢迎。

写了十多本小说，自然要写点更有意义的作品。期待在阅读的快乐之余，能给读者一点沉思与领悟。

希望有更多的好书，入侵你我。

2009年6月4日

目录

楔子 / 001	
Chapter 1	被血染透的中国珍稀古钱 / 010
Chapter 2	引来杀身之祸的六彩宝盒 / 025
Chapter 3	被历史遗忘的地图 / 048
Chapter 4	东帝汶荒岛上的恶战 / 059
Chapter 5	兴风作浪的水怪 / 079
Chapter 6	海洋霸盗——张保仔 / 098
Chapter 7	水中真的有宝 / 118
Chapter 8	三封鱼书 / 140
Chapter 9	海洋大宝藏 / 162
Chapter 10	谁入侵了地球 / 188
尾声 / 200	

楔 子

天是黑的。

海是红的。

南极圈海域的禁渔区，此刻却风波陡起，波澜大作。

乌云浓烈，狂风怒号，浪潮翻滚，冰水喷泡。

一只绿色的小艇勇敢无畏地闯入了四艘长达近百米的庞然怪物般的船阵当中。

那小艇是绿色和平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的“希望”号（Esperanza），船上有来自欧洲、澳洲和美洲等十多名志愿环保人士。

那四艘大船的桅杆上插着血红的日本国旗，船身漆着“科学考察”的日英文字，实际上分别是捕鲸船“第一京丸”（Kyo Maru）、“勇新丸”（Yushin Maru）、“第二勇新丸”（Yushin Maru NO.2），还有一艘“日新丸”（Nisshin Maru）是专门的鲸鱼加工厂船。

海水怎么会是红色的？

原来在浪花翻飞、冰沫乱溅的海水中，一头背黑尾白、长约六米的小头鲸正痛苦地挣扎着。锋利的捕鲸长叉深深地刺入了它弓起的背部（所以它也叫“弓背鲸”或“驼背鲸”）。连接着长叉的钢缆来自日本捕鲸船的旗舰号“第一京丸”，其他两艘船也在用先进仪器寻找鲸鱼发出标枪。



001

“希望”号小艇的举动很快惹怒了日本船员。

“滚开！别妄想拦住我们海洋武士！”

“八嘎！你们这样挑衅，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假惺惺的行为艺术！你们这群流氓不过是想要曝光率和无耻的炒作！”几十个怒气冲冲的日本水手趴在船舷上，朝“希望”号狂妄地骂着脏话。

浓烈的血腥味道在劲风中弥漫，间杂着海浪此起彼伏的凄厉呼啸。

“希望”号上的环保人士拿着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请保护海洋！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

“停止捕鲸！”“请离开南极禁渔区！”善良的环保者朝捕鲸船挥舞着绿色的旗帜。

其中一名身穿翠色衣裳的亚洲女子甚是显眼，她手中旗子上写的是“爱大海，就是爱我们的未来！”

日本庞大的捕鲸船笨拙缓慢地移动着，想要绕开小艇的纠缠，但又舍不得放掉到手的鲸鱼。捕鲸船利用巨大的体积，一次次地撞向“希望”号，想利用排水和海浪推开小艇。

浪潮汹涌，冷水炸开，几乎要把弱不禁风的小艇掀上了天。毅力坚定的环保者咬紧牙关，牢牢抓住了栏杆，女士们发出了惊心的尖叫，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小艇上的艇长，一个年轻的新西兰小伙子——Mickey Resato显然是个海洋好手。他娴熟地驾驶着小艇，一次次有惊无险地避开了捕鲸船的撞击，平衡住了艇身，又一次次无畏地贴身逼近捕鲸船，搞得日本捕鲸船焦头烂额。

“轰隆！”海水中的小座头鲸用有纵形肉指的鳍状肢和宽薄的尾叶猛烈地拍打着水面，整片红艳艳的海水宛如沸腾的血汤，它再也发不出优美悦耳的歌声。





天寒海冻，双方僵持了许久。

大海上渐渐起了不祥的浓雾，凛冽的海风如刀子般削得每个人瑟瑟发抖。小艇上的环保人士不时被鲸鱼扑腾起的冰浪打到，它的痛苦与人类一样是切身刻骨的。

“这群可恶的飞船党，老是阴魂不散！”日新丸的船长东条凶机朝随船警卫总队长大野田滨恶狠狠地使了个眼色，一只长满黑毛的手臂残忍地划了个军刀的姿势。

顿时，十来名随船的海岸警卫队员怒潮汹涌般地奔向了甲板边，一声令下，朝“希望”号投出了几十颗闪光震撼弹。

那手弹是一种比垒球小，又比网球大一点的球形装置。瞬间，南极海上亮光闪闪，霹雳纵横，声势骇人，手弹胡乱滚到“希望”号上，不仅散发出浓臭烟雾，更有令人窒息的化学气体溢出，大伙纷纷捂住鼻嘴，有几名女士晕厥了过去。

矛盾进一步升级，更激烈的冲突终于要爆发了！

“起锚，收索，拉鲸！”东条凶机见“希望”号上人仰马翻，趁机下令。

捕鲸船上数十名水手分头行动，发动马达，转动机轮，要将那受伤的小鲸拖上甲板。

鲸鱼身体作痛，蹿上跳下，血水沸腾，惨不忍睹。

“希望”号上环保人士自顾不暇，爱莫能助。

捕鲸船上数名水手加快转轮，利用杠杠缆索把鲸鱼渐渐拖出水面。

“住手！”只听得一声娇喝，空中青影翩飞，如同一只翠鸟掠过，在海面上轻盈一点，已然跃上“第一京丸”号，是那名亚洲志愿者。瞧她秀眉蹙起，美目圆睁，绛唇贝齿，凛然不可侵犯，宛若是发怒的天使下凡。

怎么“希望”号上也有东方女子？见她秀色可餐，出海在外已久的日本水手不由得垂涎三尺，甚至忘记了捕鲸的重任。



谁知那翠衣女子凌空而起，身法巧妙，几脚就踢飞了起绳的数名水手，吓得那帮日本水手方寸大乱，大惊窜逃，附近几名身高马大的炮手恶狠狠地冲了过来，无数双重拳黑掌朝女子齐齐劲射。

眼看那凶狠的拳头快击中女子的纤体，“希望”号上的环保人士看得心惊胆战，那女子却轻盈俯身，避开险情，一个干脆利落的扫堂腿，又绊倒了几个大汉，随即一个婉约优美的空翻，跳出了重围。日本水手呼朋唤友，却谁也赶不上她的凌波微步。

日本船上的数十名长叉手、投枪手和警卫们居然被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女子弄得团团转，“希望”号上的志愿者出了一口恶气。

但终归寡不敌众，那一帮如狼似虎的水手执着凶器，渐渐把红衣女子逼出了甲板，她不得不攀上了高高的桅杆。

猎猎寒风中，她孤立空中，黑发如瀑，翠衣纵横，端庄圣洁，美不可收！

“还不快动手！”那边，东条凶机船长和大野田滨队长一起催促水手们尽快拖起鲸鱼，驶离这片海域。

折腾了许久，小鲸鱼渐渐无力反抗，露出了雪白的腹部等待屠杀。

机械轮子如同掉头台再次残忍地旋转起来，标绳一尺一尺地离开水面，小鲸鱼任其摆布。“希望”号上全体人员心痛如割，天气恶劣，众人又冻又累，在最难过的时候，连呐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蕴涵着无数愤怒与谴责的静默。

空气也窒息了。

苍天无眼。阴风呜咽。

但还是有勇士冲破那黑暗，如同一把利剑投入了海中！

“扑通”一声，溅起水柱。

他无畏地爬上了鲸身，脱掉了黄色的救生衣，脱掉了御寒的外套，脱掉了防水的内衣，脱掉了人类虚伪的尊严！





他全身赤裸着趴在鲸鱼身上，温柔地拥抱着鳍背！

是舍生取义的Resato船长！他要与小鲸鱼生死与共！

“Stop whaling!（停止捕鲸！）”他用尽全身力量，朝天地发出了海啸般的呐喊。

“Stop whaling!”他用灵魂发出的声音像海浪一样一遍遍地回荡着。

“Resato船长……”小艇上的环保人员都感动不已，眼眶含泪。天气如此寒冷，这样的裸体抗议就是自虐，不，是自杀！

Resato抱着鲸鱼的背，浑身皮肤发紫，哆嗦颤抖，但还是艰难地喊着：“放，放过鲸鱼吧……”

我们不穿皮衣，不要破坏环境，我们也是赤裸裸的动物，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

在桅杆上的翠衣女子再也忍不住，从怀中取出一架照相机聚焦Resato，眼中的泪水滚了下来。

她像自由女神一样高高地举起了手臂，“爱护大海！爱护未来！”清越高亢的长音冲破云霄，声闻四里！

日船的东条凶机没有理会，扭过头朝众人做了个继续的眼神。大野田滨亲自上前，蛮横地按下了起网的最大功率按钮，鲸鱼顿时一个猛烈抽搐，被活生生、血淋淋地拽出了海面。

光着身子，被寒冷和心痛侵袭彻体的Resato再也没有力气，“扑通”一声跌进了海里。

“船长！”小艇上的环保志愿者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

那桅杆上的翠衣女子急得往下爬，却被日本警卫队的来福枪给逼得动弹不得。

Resato把自己变成了大海的祭品。

天啊！谁来拯救苍生！

在嘎嘎转动的机轮声中，受伤的鲸鱼被拖上了船，沉重地落在了甲板





入侵者

Muqin zhe

上。船上的日本水手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和大笑，宛如侵华战争中又攻占了一座城市，烧毁了一片村庄，残杀了一个怀孕的妇女，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

“Resato!” 眼见Resato船长渐渐沉没下去，小艇却因海浪颠簸，无法营救。

受困的女子心急如焚，咬着贝齿，玉足倒钩，准备直接从高处跳水而下。桅杆有近百米，周围是十几米的船体，她这一跳很有可能不是落到海里，而是当场撞到船舷粉身碎骨！而且就算她侥幸跳到海里，不但救不了Resato，很可能还与他一样死于冰海！

但为了海洋，为了环境，终有人要牺牲！

“这东方女人疯了！她居然要往下跳！”东条凶机当然不是心疼她，而是怕血肉模糊，弄脏了自己的船。

大野田滨也紧张地指挥着水手撤开，以免成了那女子的肉垫背。

“不要跳！”小艇上的志愿者激动地摇手阻止。

而她，终将为了正义，奋力一跳！

她一足离杆，一足发力，眼看就要如鱼雷劲射而出。

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所有的人都停住了呼吸，海面上也异常诡静，海水冻住，只有战鼓般的心跳怦怦作响。

突然，天空中雷鸣电闪，“啪嚓”一声，像上帝甩了魔鬼一巴掌。

墨云如卷，阴风怒号，白昼如夜，一种离奇诡异的气氛迅速笼罩了南极海。

深不可测的海水如同被上帝之手疯狂搅动，陡然出现了一个沛莫能御、急速旋转的大旋涡，旋涡之下似乎露出了一个黑糊糊的怪家伙！

海上浓雾弥漫，浪潮盈天，谁又都看不真切，日本船的操纵室里机师们混乱一片。

“雷达失效，雷达失效……”工程师疯狂地按着电脑，却发现屏幕上一大堆雪花乱码。

“声纳系统也坏掉……”

“我的妈！那海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它似乎要吃掉我们！”

东条凶机船长浑身冷汗，在四十多年的航海生涯中，他从没遇过如此稀奇古怪的事情。

“轰隆隆”一串巨响，两艘捕鲸船，一艘鲸鱼加工船先后被巨浪袭击，三艘捕鲸船“第一京丸”、“勇新丸”和“第二勇新丸”宛如折断的三叉戟歪歪斜斜地倾倒。而鲸鱼加工船“日新丸”见势不妙，已经迅速掉头离开。

捕鲸船上的东西滚来滚去，不时有火花激溅，爆炸连连，那一批平时无动于衷的水手更是四散奔逃，鬼哭狼嚎。

如今的他们似乎就是陆地上的鲸鱼，等待着大海无情的屠宰。

更奇怪的是，暗潮横生的旋涡偏偏选上了那三艘日本大船，一旁的环保小艇尽管在大风大浪中颠簸如叶，忽高忽低，但却没有被卷入大旋涡中去。

大海怒吼着张开了大口，“第一京丸”、“勇新丸”和“第二勇新丸”陆续从中间折断，宛如一条条被狩猎的鲸鱼在海中翻腾，可怜那些寄生虫般的水手们呼爹喊娘，溃逃无路，引颈待死。

海面上旋涡沸腾，波澜横生，大浪滔天，排山倒海！

“希望”号上的人都看呆了。

在一片哭喊叫嚣中，三艘捕鲸船慢慢地沉入了大海，唯有最大的“第一京丸”号的桅杆还残留在海洋上，而那来不及跳下的翠衣女子仿佛一只海鸥孤单地俯瞰着渐渐沉没的捕鲸船，茫然四顾周围的恐怖景象。

水手一个个被海浪吞噬，卷入到无法预料的旋涡当中，像卷到了死亡的绞肉机里。



007



“希望”号努力靠近，想要拯救女子，但因为捕鲸船沉没产生的水路和压力，根本无法靠近一步。

那善良美丽的勇敢女子也要死在大海中吗？

砰的一声，那高高的桅杆也倒了下来，女子随之跌落海面，“希望”号上响起一片尖叫声。

狂风又起，浪花飞进，“希望”上的环保人士拼命控制船身平衡，奋力开进。

但是大海上波澜起伏，异况连连，根本找不到女子的情影。

众人心惊胆战，精疲力竭，几乎失去了搜救的信心。

突然，有一个眼尖的人喊：“看！她回来了！”

浪头如雪，千堆万迭，一头小座头鲸破海而出，一名女子跨坐在它的鳍背上，宛如海中仙子，曼妙多姿！

原来捕鲸船沉没后，那受伤的鲸鱼重新滚落回海中，救起了沉没的女子，真是太好了！知恩图报的好家伙！

“希望”号上的人纷纷鼓掌欢呼，鲸鱼迅速游近，那女子身法轻盈，灵巧一跃，优雅地凌空滚翻，安全回到了“希望”号上。而受伤的鲸鱼回头不舍地看了一眼，立刻又潜没海中，似乎是搜索Resato船长去了。

“看！快看！我的上帝！”一个环保者朝远方的怪象大叫。

众人纷纷转头，大海上再次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鲸鱼加工船“日新丸”本来已经幸运地逃脱了旋涡的吸卷，开到了六七百米以外的地方。却见那旋涡陡然间加大旋转力度，像一个庞大的陀螺一样抖动着，直接朝“日新丸”横甩而去。

这时“希望”号与“日新丸”分处旋涡两边，如果旋涡变大吞掉“日新丸”后，那必然也会吞没“希望”号。可是那旋涡居然是不规则地膨胀起来，在靠近“希望”号的方向旋涡停止扩大，海面平静，而朝“日新丸”的那边却风浪大作，旋涡裂口！





“日新丸”上乱作一团，许多水手丧失了理智，纷纷跳海。

只见旋涡当中，一条黑黝黝的水柱像导弹一样喷了出去，像一只巨大海怪的触角在狩猎，一下子就把“日新丸”的侧翼击了个大洞。

冰冷的海水疯狂地灌了进去，“希望”号上的人都看呆了，浑身是汗。而“日新丸”更是东倒西歪，无数的鲸鱼罐头稀里哗啦地翻滚着，漂浮在海上。

报应啊！

最后留在“希望”号上人们惊慌的瞳孔中的一幕是：那旋涡中的黑柱突然像喇叭花一样艳丽绽放，如同婴儿吮吸一样，“嘅”的一声，将整条“日新丸”吸进了大旋涡，“日新丸”根本无力抵抗，被拖到了海底，消失不见。

也不知过了多久，旋涡才像一个大笑过度的酒窝慢慢平静下来，咆哮的大海也渐渐恢复了往常的面目。

云开雾散，阳光照在海面上，晃得众人睁不开眼。

“希望”号上的人大眼瞪小眼，根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神秘的大旋涡到底是怎么来的？日本的捕鲸船还有人生还吗？“希望”号的Resato船长最后是否得救了？





Chapter 1 被血染透的中国珍稀古钱

“天道好还！真是太痛快了！”我拍掌叫好。

“很精彩的故事！简直比莫先生写的小说还好看！”一个艳丽高挑的女郎不无刻薄地说。

“我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比较假。”

“拍电影还差不多……”其他人也纷纷表示怀疑。

“不！这不是故事！这是真的！”说故事的那个人着急地捉住我的手，“莫先生，你相信我吗？”

我环视了下周围竖耳倾听的人们，这是一个叫“趣闻会”的俱乐部。

活动地点通常是在一家古老教会的地下室，刚开始是出于团结教会兄弟姐妹而宣扬神迹的活动团体，后来渐渐允许非基督徒参加（也为了更好地传教），并逐渐发展成一个讲离奇好玩故事的组织。

我并不认识说故事的那个人，只见他四十开外，下巴留着一撮胡子，皮肤黝黑，个子不高，但极其结实，抓我的手掌满是老茧，像个久经风霜，老于航行的海员，但是他穿着不俗，气质也好，又似乎是个上层人物。

他坐在地上，说的是一口有浓厚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焦急地欠身道：“莫先生，难道你也不相信我？”他从怀内掏出了一份《时代杂志》，迅速



找到一页，“看，莫先生！”

我拿过杂志，标题是“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得主：东方的环保天使！”拿着奖杯的是一名翠衣飘飘的东方女子，她姣美如花，身材婀娜，但领奖时的她却严肃端庄，如女神般不可亵渎。

她的脸我至少梦到过千万次。

头条是那张得奖的摄影作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紧紧拥抱受伤的小座头鲸，任凭周遭海浪翻飞，也不肯放手。

他眼中奋不顾身的执著，鲸鱼剧痛扑腾、无路可逃的姿态，“希望”号上众人爱莫能助又焦急的眼神，日本水手骄傲残忍的冷漠，以及浓黑阴霾的天空、惨淡诡暗的海水，都似凝固了，显得张力非凡，给人一种刺穿心灵的感觉。照片用的是俯瞰的镜头角度，宛如上帝仁慈的眼睛看着众生。

“这是那个被逼上桅杆的女孩子拍下的。”我说道。

“嗯！她是个很美丽、很勇敢的女孩子！”说故事人的语调一下兴奋起来，眼睛直勾勾看着照片上的女孩子，眼中散发着爱的光芒。

“我早就看过这张照片，但确实没想到背后有这么精彩的故事。”我握住了讲故事人的手，“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故事……”

“哦，是这样的，我，我姓吴……”他突然有点儿慌张地抽回了手，点头说道，“嗯，我，我也是听朋友说到这个故事的……”

“那朋友又是谁？”刚才那艳丽的女子立刻追问。

吴先生啜嚅了几下，说：“嗯，我，我们也不大熟……”

又有许多人围着吴先生问了许多问题，但他都顾左右而言他。

“对了，后来Resato船长有没有被救上来？”我给吴先生解了围。

“唔，一直没有找到他……现在几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找到遗体。只能假设为海上失踪了。”

“唉……”众人一片惋惜之声，这样的海上失踪基本上就是铁定死亡了。





入侵者

Ruqin zhe

时间不早了，大家陆续散去，有的人还互相换了名片，也有人找我要了签名。

吴先生努力挤出了人群，朝我点头道：“莫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他朝我鞠躬，恭敬地奉上一张名片，“希望能保持交流，多多得到您的指教。”

名片上的名字叫吴远走，是一家福建合资海洋食品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一起走到停车厂，他似乎还有话要说，但又说不出口。

我再也忍不住，直截了当地问：“你是日本人？”

此话一出，他脸色大惊，好像被我踩住了尾巴一样，慌忙狡辩着说：“莫，莫先生，您，您误会了……”

“可是从刚才你席地而坐的姿势，还有你交谈中经常礼貌性的‘嗯、哦、是’等口头习惯，以及你点头鞠躬的频繁度，”我分析说，“还有你上厕所时，问了牧师一句‘可以用一下卫生间吗？’这是典型的日本习惯，一般中国人只会问‘厕所在哪里’。”

吴远走愣了半晌，说：“莫，莫先生，实不相瞒，我的祖上是泉州人，但我从小在日本长大，闽南话是专门请了中国保姆学的……”

“嗯。”我不置可否地点头，心知他肯定还有一些故事隐瞒着我，但也不便发问。

“莫先生，我们可以单独交流一会儿吗？”他请求道。

我觉得他不是个痛快的人，虽然那次发生在南极的沉船事件十分稀奇，但我并非没有获知最新资料的渠道。我看了看手表，说：“不好意思，我要赶一班飞机，等下次回来再说。”

“那，那好吧，莫先生一路顺风。”他尴尬地揉着手，十分失落。

我准备挥手说再见。

“对了，莫先生，我怎么觉得我见过一个很像你的人？”他突然说道。

